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牙丞科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

條具利害奏狀

契勘本路盜賊久未寧息雖因民俗頑獷好復仇怨所致要是小民迫於衣食易為兇徒之所結集若使田畝之民衣食不乏各有生理兇惡之人不得誘為徒黨安能一呼便至百千為群滋蔓猖獗臣竊見本路催起上供稅賦月椿錢及糴買數事實有未便於民間者本司已嘗具奏申陳未奉回降指揮若不別行措置小民漸至失業必致驅而為盜遣兵討捕卒無已時致赤子之流離情實可憫臣嘗叨近輔分典要藩荷恩最深欵報無所茍有所見不敢

隱黙令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本司近准御前金字牌降下尚書省劄子令臣催督轉運司起發上供無額斛㪷尋取到轉運副使逄汝霖徐林狀節文契勘本路上供米斛係以秋苗樁辦兵火之後多有逃閣又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稅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數逐年並蒙朝廷除豁只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千石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苗止有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斗六升雖蒙減免止供一十六萬九千石外猶有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催苗

米外歷數無從所出又屢吉南安軍盜賊未息見蒙
朝廷遣兵收捕有合豁除數目係在實催苗米之數
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稅不及元豁等因依申朝廷乞
以實催糴納米數起發去訖申本司照會臣勘會江
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戶口凋耗雖去
年稍得豐稔人戶未得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如洪
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存纔有十之三四其餘縣
分號為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
纔及承平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又如虔州累年
為盜賊猖獗稅賦往往催科不得吉撫筠袁等州亦

有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責州縣必欲及承平額數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科數重困人戶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虛負罪責近已備録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奏聞伏望聖慈早降睿旨令轉運司具以實催之數起發庶幾小民不至重困流為盜賊不勝幸甚

一本司去年內差幹辦公事韓岊前去諸州軍點檢奉行寬恤事件續據本官申筠袁州臨江軍係災傷最甚去處有不曾逃移人戶緣災傷草賊侵擾死失佃

戶耕牛闕之穀種無力输納乞依湖南州縣已得聖
旨指揮差官檢視民間耕種田疇只據所墾田畝多
寡之數紐納税租并臨江軍知軍趙士勘狀本軍日
逐據清江新𡍼三縣民戶投訴緣去歲旱歉雖不曾
逃移離業實以飢貧無牛種失於布種及雖有曾布
種去處又不能周遍逐縣不住追催枷禁鞭笞要依
逓年納戶下全税乞從本軍施行竊詳紹興三年正
月二十七日都督府劄子節文應人戶歸業者候催
料據所墾田畝多寡之數合納租税仍免本户差役
一年其上件投訴民戶雖不係因逃移歸業之人盡

是戀土不忍去父母之邦緣此飢貧失於布種原情實可矜憫若不隨宜措置則追納既峻無所從出避一時刑責之患必見轉徙乞且據所墾田畝隨分數減今歲稅租等事本司已備錄前項遂官所申事理申奏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訪聞筠袁州臨江軍災傷人户至今緣此拖欠租稅官司催督致有逃移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下轉運司差官體究將紹興六年分人户布種田畝不遍拖欠下稅賦見掛欠者特與並行放免庶幾小民安業不至失所

一契勘本路每月應副岳飛大軍月椿錢九萬餘貫良

來係以輕賫金銀相兼見錢起發昨緣湖北隨軍運
判劉延平移文只令起發見錢自後諸州不惟艱於
應辦其裝發糜費亦不易出自去年四月臣到任以
來催督至今共起發過一百七十餘萬貫本路錢寶
泄於他路不復可還民間闕之號爲錢荒以故穀賤
傷農民户輸納夏税户帖應干名色難得見錢閭里
愁嘆至今委棄田產逃移者多若不別行措置將來
愈見闕誤本司昨准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
催起發月樁錢連到狀式立限取會已未起發輕賫
窠名斤兩數目以此見得諸路應副大軍皆合用金

銀相兼椿發累曾具奏狀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
下轉運司許令諸州將所認月椿錢計置輕賫與見
錢相兼起發仍照應在市價例務令兩不相妨庶幾
可以椿辦不至走泄錢寶民間交易及輸納官中不
至闕之實爲利便

一契勘自來朝廷行下轉運司糴買斛斗如有糴本則
官中得米民間得錢兩爲利便近年多是須降告勑
牒與見錢相兼已是難以行使今來朝廷降下本路
和糴專用一色關子雖有許撥經制總制錢指揮緣
應副贍軍多無見管錢物深慮糴買不行州縣不免

抑配重困民力竊緣商賈興販斛㪷赴官糴納猶可給與關子令赴所屬支請今來客旅興販稀少唯是糴於鄉村民户積累升斗以足額數鄉民中糴得些小關子豈能前去數千里外官司請領必為兼并之家以賤價取之贏落官錢規圖厚利朝廷所費則一小民受害徒為富商大賈之資深屬未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支降見錢與關子相兼糴買糴於鄉村即給見錢糴於商賈即給關子庶幾小民獲受賞惠不至重困一路不勝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右臣契勘本州自七月以後不雨遣官致禱管下神祠佛宇應有仙聖靈跡去處及藥壇塑龍迎請聖水躬親齋素日事祈求雖獲感應並皆微細不得霑足見今晚田已是亢旱此蓋守土之臣德薄人微繆當方面之寄精神不足以感格政術不足以共理致茲旱暵單及一方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遴選帥守以寬憂顧臣不勝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乞宮觀劄子

臣契勘自今春以來實緣衰病屢上封章乞罷帥權授置

散木蒙矜允近為本州入秋闕雨已覺亢旱罪在守土之臣已具奏聞乞從罷免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孤生早衰多病久苦瘡瘍復得筋攣之疾行步蹇緩拜跪艱難加以素有疾眩醫治弗效動多遺忘常恐顛仆一路兵民之寄事體至重倘不量力勉強負荷必致跌虞伏望聖慈特賜哀矜許令罷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幾疲驁得就休息尚需廩餼以養餘齡感戴天地之恩何以圖報干冒宸嚴臣無任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

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為豐歲此和氣致祥之所也政令乖戾咈於民心天應以災水旱極備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離失業殍踣相望陛下軫念之深不遑暇食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以督供輸禾穀未秀

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艱食人情驚疑如居風濤汹汹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為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不為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整素備無待倉猝取具於臨時也方今強虜憑陵僭竊窺伺屯兵淮滸以為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閙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

歲一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歉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歉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歛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來去無籍可稽立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禄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歛旅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

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寬民力寬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為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為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為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為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閑散將歸山林不勝憂國之情輙復自竭陳其大畧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蘊為陛下詳言之誓罄狂瞽仰酬大恩臣無任

乞詳酌見糴晚米奏狀

右臣契勘本路春夏之間雨暘調適早禾已是成熟收割

了當自入秋以來闕少雨澤已覺亢旱又生青蟲食害苗稼見今祈禱未獲感應若更旬日內無雨晚田決致旱傷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和糴米斛並要一色晚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稻又失指準有悮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賜詳酌施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

論淮西軍變劄子

臣據舒蘄江黃州探報酈瓊叛逆擁淮西全軍并都督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僞齊沿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輒避衆所共知不為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陝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渤海之流最為麗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寛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為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返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用激勵士氣亦

足控敵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而投閒散將士觖望遂生攜貳之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即當預選武臣之有威望智畧者以為之代使將士悅服人無閒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參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蒞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鬚為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酈瓊在光世軍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

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絕閒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吕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先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恱衆而不知有攜手同歸之虞術亦疎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守奔歸行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諭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瓊必潰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客諭鄰境諸帥出兵邀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急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

安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擄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况五年深可痛惜試畢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之者安西北將士尤爲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爲多十年之間疾病死損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讐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舍我歸彼賊勢益張朝爲君臣暮爲仇敵如李成孔彥舟酈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爲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乎酈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爲之鄉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

重兵於江淮以為藩籬仰此一軍控制盧壽盡卷而去藩
籬決矣何以補之折東補西愈見踈略姦逆窺伺強暴憑
陵喪威辱國自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
氣稍振去冬累捷國勢浸強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
業而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
此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
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曷追語曰既往勿咎
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願陛
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者降罪
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

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
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
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
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
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
卒復京師故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
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己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
為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鬪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
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蓋亦勤矣然卒未
能收尺寸之功今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攜離士氣

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靜
以待之俟人心之漸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
而動以迄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
今日為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宮三光之
廷皆有藩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
今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
近聞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
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
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為不可後
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以自誓其言曰尚猶詢茲黃髮

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臣其經歷久詢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咨之則賢進必多方召以元老壯猷而興周房杜以持衆美效之君而興唐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亦能致亂顧所以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秦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方今虜偽鴟張將士離散天下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聰明為扶顛持危長久之計乎所謂採耆台之言而勿偏聽

在今日爲不可後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綰陳豨在光武時有若劉寵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祏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爲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衆一旦叛去固不爲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爲吾害也或謂虜僞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楊沂中兵屯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險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倘

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堅聖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帷幄之謀必有勝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

以至懇恩夙荷賡遇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疎恐階自致遇事輙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倘有補於萬分之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帖子

臣續據探報鄜境驅擄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并帥臣等並為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疎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

不盡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憂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兵已差都承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何異於呂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楊沂中為便伏乞睿察

乞黜責或宮祠奏狀

右臣已具劄子論列淮西叛將酈瓊事宜奏聞其言指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牴忤難以

後當帥守之寄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黜責施行兼臣久患
足弱拜履有妨疾眩為梗動履顛仆累具奏乞宮觀差遣
未奉俞允今來感時憂憤疾勢益深如蒙矜憐察其用心
未恐寬殛只乞除一在外任宮觀任便居住曲賜保全以
安愚分干冒天威臣無任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宮祠奏狀

右臣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宮觀未奉
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之餘誤蒙聖恩付以江西一路重
寄夙夜黽勉不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年四月
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旱歲遵奉

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飢民又依稟朝廷指揮招塡軍額建
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翻盖倉庫催發錢
粮招捕盜賊皆係臣躬親逐一措置處畫心力殫耗幸已
就緒今者以病乞身即非別有窺避兼臣近以淮西叛將
事宜措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
顛錯難以安職伏望聖慈哀矜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罷
臣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宮觀差遣以養病
軀以安愚分所有臣在任修舉到前件職事釐為六狀仰
瀆睿覽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奏陳淮西事宜奬諭詔書

叙李綱省所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事具悉昔留侯以八難止食其之說賈臣以十策懲公孫之謀蓋人主有廣覽兼聽之明則臣下有竭智盡忠之益卿位隆將相討安國家身雖處於藩方心實存於王室比閔淮堧之議蔚有漢臣之風去兩短集兩長所願聞於藥石畫一奇出一策尚不廢於芻蕘矧乃嘉猷毋忘入告故兹獎諭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獎諭表

臣綱言伏蒙聖恩以臣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特降詔書獎諭者事君無隱敢輸憂國之謀陳力不能輒布乞身

之懇恩頒温詔感集愚衷謝伏念臣猥以諸生偶陪興運
三朝被遇誓殫夙夜之勤一紀孤危備歷風波之險曲荷
聖神之眷鑑當師守之權識昧知幾豈能料敵而制勝才
非任重惟宜置散以投閒盖常出位而多言秪欲辭榮而
養疾囊封屢貢上干斧鉞之威綈檢誕敷遽冒絲綸之寵
玆盖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覆載明極照臨察其犬馬之誠
每加聽納閔其簪履之舊未忍棄捐特彰皇慈荐垂睿訓
榮既踰於華衮懼若殞於深淵臣敢不仰體至仁俯全晚
節危言入告益思藥石之忠衰疾丐歸願遂山林之志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一

奏陳利害劄子

臣近者不量短淺輙冐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天聰夙夜齋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降璽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臣竊見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愚竊以為不然試為陛下陳之昔王恢設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此武帝之過舉非盛

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略何如耳易象有左次无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詎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為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疎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為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噎廢食懲羹吹虀以細故而隳大計恐非策之得也方今強虜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為自強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

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反求前日之所爲歸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言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之軍分屯要害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爲弱去冬敗劉麟劉猊之徒甚衆用兵未爲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糧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爲固守之計和協輯睦靜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復譬猶病人調治久之元

為檠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遽欲康強哉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動搖使外寇得以乘其閒隙譬猶奕棊前着既差後着復錯是謂自敗欲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為寇者金人也利於擄掠得所欲即還師今之為寇者偽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誤蒙采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強無為趨時獻言者之所搖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材[illegible]

兵食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䠞身走者屢矣然卒與成功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今此論奏亦非為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淵遣兵謀之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馬之疾益深將填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畝豈敢彈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

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靜以養之頻降詔旨慰勞撫諭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幾士心復安若先爲退保之計以示怯敵臣恐諸軍將士解體人人無固守之志爲盜亡之招昔真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幸召高瓊謀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虞將士離散不可復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爲正與今日之事相類竊見近降指揮應副廬壽盱眙等處米斛並改撥

赴建康府下卸又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車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徒有退避怯敵之名臣私憂過計冒昧上聞不勝惶懼伏乞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九日部率馬軍前去襄漢臣契勘淮西兵將新叛之後藩籬疎缺並無控扼朝廷近降指揮令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飛屯兵照應江池及淮西一帶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晚伏乞睿察

乞宮觀奏狀

右臣近以衰病累具奏聞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伏蒙
聖慈降詔不允仰荷大恩篤深感涕竊念臣孤陋無取誤
被眷知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趨來江右物華再
秋雖殫夙夜之勤曾蔑涓埃之補而臣年衰景暮福過災
生百病之所交攻萬慮之所纏集將遂填於溝壑願休息
於山林方本路盜賊稍衰之時兼沿江邊報未急之際不
乞身而閑退必誤國以顛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
累奏除一外任宮觀從便居住或許守本官致仕庶幾專
近醫藥尚保餘齡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帖子

契勘臣自春夏以來久患瘡瘍纔稍痊安又得足弱筋攣之疾拜跪艱難步履蹇緩至今未愈近來復苦心氣煩憒健忘漸成淋疾醫者謂憂慮傷損所致若不控告君父罷免帥權少就閑散決難自全伏望聖慈哀憐特從所請使得歸休保養衰疾異時蒙被驅策不敢辭難伏望睿察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當靜以待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

平江剏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
如此則是發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於所聞宗社安
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
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
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
高祖雖屢敗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
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
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
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
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處

為衆之誰為陛下堅守若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徒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虜騎衝突不得已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

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
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趣於禍敗豈不
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
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也重兵於江北
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苻堅石勒宇文拓跋
之盛不能陵蹤凡以強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
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今日之
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
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宗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
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illegible]

而不爲豈無深慮便賊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黃一帶無依可懼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糧餉艱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以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為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為背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

分也要害控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携離捨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舉華移蹕將士忍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輕舉言誤誤不可救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為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爲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粮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揚泝中以

衛行在詔岳飛分屯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不
孤定矣前日朝廷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閑習軍教閱
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
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
餘人刺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
逆下授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
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
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
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
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忻

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荊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況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為先則繼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苦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轅

忠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以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輙獻臆說仰裨廟謨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九月二十四日准樞密院九月十四日劄子節文本司申契勘酈瓊靳賽等率淮西兵將全軍反叛驅擁官吏軍民歸附偽齊竊慮不測前來沿江諸處作過其江州委是要害去處並無軍馬控扼欵望朝廷檢會本司近奏事理速降指揮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差撥軍馬前來與國軍

江州駐劄以備不虞右檢會八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令岳
飛差撥水軍三五千人乘駕戰船委近上統率順流於蘄
陽鎮攏泊仍令差先鋒入船前來江州屯駐照應控扼近
據岳飛奏緣淮甸即目別無探報如稍有警急當量其賊
勢輕重即時調發軍馬前往蘄陽或江州照應劄本司照
會契勘本路係抵接淮西界分去偽境不遠近廬州界及
等反叛之後日有探報以北事宜緣今歲防秋事體與
以前年分不同其本路沿江一帶及蘄黃等州緊要控扼
去處並未有軍馬防捍兼本司見管官兵人數不多又緣
諸州縣管下有未獲盜賊殘黨各已分差前去捉殺所有

等處合屯軍馬若候有警方遣前來竊恐後時却致
遲誤欲望朝廷特賜詳酌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先次
遣發軍馬前來江州一帶屯駐預行措置控扼防托庶免
臨時誤事

進御書草聖千文贊劄子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御書草聖千文賛寵賜寳文閣直學
士右太中大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臣子直宸章奎畫燦
然如繁星之麗天臣輒摹勒于豫章州學宣聖殿陰使諸
生得以瞻仰且拜手稽首作賛系于刻石之末詞旨淺陋
不足以揄揚盛美臣則有罪謹繕寫在前并以石本裝治

進呈干冒天威臣不任惶懼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二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三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難當方面委寄乞罷帥權除一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横集臣雖衰病敢不黽勉自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然臣所管江西一路實為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障閩廣接連荆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偽境不遠豫章九江興國三郡縣地千里餘皆係要害去處虔吉筠袁等州素産盗賊蜂屯蟻聚千百為群不可勝計而自近年以來帥司所統

軍馬盡為諸將之所兼并器甲錢粮席卷一空臣到任之切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比因盗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貫步諒軍馬人數亦是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捕群盗凡數十火幾數萬人逆者誅鋤順者懷來幸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心近日探報虜偽增兵駐陳蔡潁昌臨汝諸郡與舒蘄光黄對竟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初無重兵可以捍禦九江興國沿江一帶又無精卒為之控扼新經鄰寇之變藩籬踈缺人心動揺萬有一虜騎奔衝有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虚軍馬單弱[illegible]去

欽此欽遵依臣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居任重責績憂[illegible]
矣恐誤國事屢此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
揹尚使持罪藩以備驅策自非投誠控告君父洞照幾
微審量事勢揹那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天
寸之禎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冐瀆天聰
伏望聖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謹畫
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有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之際
有難待奏報者欲乞應干防冬事件特許臣以便宜
施行訖奏聞

一本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近年撥付都督府及分隸諸將湍奔失往並無留者雖蒙差到守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又以虔吉鎬衣等州盗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可輟那目今防冬之際勾集使喚全然缺乏夫以一路十餘州數千里之地與敵相鄰日夜窺伺防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為帥亦不能有所施設而欲付一衰病書生使之談笑却敵安能有濟倘或兵將延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彈竭駑鈍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為朝廷獨當一面以保

源不能則繼之以死死所甘心焉使無兵將虛受責
則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敵至而避懷印遠遁但
為身謀不為國計則非臣之素志也伏望聖慈特降
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千人與見管之兵相兼使
喚庶幾不致誤國方今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無
缺乏兵將然摘那應副於當用之處有不可已者伏
望留神幸察

一本路江州最為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擇名臣以
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溫嶠陶侃誠以控扼上流不
可與他郡比也今方車駕駐蹕建康九江尤為要害

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今未聞有至者夫兵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控扼使敵人不敢窺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執一哉近年九江為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半年僅能克之今舒蘄光黃並無捍蔽使虜騎奔突占據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為患非淺也伏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屯駐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無業可歸迫於飢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令招充

額禁軍誠爲得策然必令剌填洪州軍額一隸軍籍
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頟就者深慮轉徙潰
墊或流爲盜賊誠可矜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
招民充義兵只剌手背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
錢粮本司自行應副支給俟過防冬具人數申取朝
廷指揮實爲利便
一田邦直一軍五百餘人元係本司軍馬昨緣本司兼
蘄黄等州宣撫使差往蘄州駐劄錢粮之類並係本
司應副近來差屯光黄州又得探報就移廬州屯駐
淮西既屯重兵邦直之兵人數不多必不藉此本司

得之可以增重兵勢分布使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
將田邦直一軍撥還本司實爲利便

一本司昨得朝廷指揮許置都統制一員遇有賊盜會
合廣東福建軍馬並聽節制近據廣東統制官韓京
申見今將官曹紹統所部兵七百人在循州興寧縣
駐劄聽候使喚又據福建統制官王進申見統所部
軍馬在汀州駐劄兩界首見無盜賊皆去本路不遠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勾抽使喚候過防冬發回
逐路

一本司年例蒙朝廷支降錢十萬貫應副防冬支用未

年防冬不敢紊煩朝廷年防冬非去年比雜處錢
急缺乏無以支梧緣本見有朝廷出賣茶引錢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例於茶引錢內應副庶幾
不致誤事

一洪州月支官兵糧米七餘石歲支八萬五千餘石
除正苗米盡數起發上供外本州所得耗米等支用
僅及其半去年蒙朝廷又撥二萬石尚猶侵用過上
供米一萬二千餘石已具奏聞乞行銷破今年秋旱
差官檢踏放數不少又有闕月支費甚多已具奏聞
乞依去年例於上供米內支撥應副外更乞添支二

萬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支撥施行

一防冬之際全藉有以激勸將士使之用命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給降從義郎至承信郎告各五道進武校尉至進勇副尉綾紙各十道付本司收管遇有實立功之人畫時書填給付候過防冬具用過數目繳申朝廷其立功官高之人別具功狀保明供申聽候朝廷指揮

一江州舊屬江東朝廷以與洪州相為表裏割隸江西誠為利便惟南康軍建昌縣間於江州洪州之間犬牙相錯不屬本路每遇防秋之際措置斥堠濟渡軍

馬難於號令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與

康軍及建昌縣兼聽本司節制庶幾不致闕誤

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契勘建炎二年虜人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

但為退避之計宮省既行帥臣亦避兵民莫有統率

之者遂致洪州殘破一路為慘酷撫吉筠袁皆被其害

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

朝廷遣張俊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遁保全一路以

至今日由是觀之退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

自兵火之後六七年之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萬一虜偽乘間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不知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之地置而不恤使虜偽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必能勦滅皆出僥倖豈可數哉如臣畫一所陳皆防冬所不可闕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早降指揮如朝廷以為不必遣兵實難處受重責乞檢會臣累奏所乞或先次黜責施行伏望睿察

臣契勘近據探報蘄春府光州皆有賊馬渡淮前來
作過稱係孔彥舟毛孤角等軍馬委是警急所乞兵
將伏望速降睿旨差撥或旋次起發前來應副分擘
使喚伏乞聖察

乞施行余應求張甞捕盜功效奏狀

勘會本路虔吉等州管下昨來不住有兇徒結集群衆肆
行驚擾鄉村殘破縣道逼近州城潰散巡尉官兵殺死知
縣及捕盜官猖獗作過臣節次遣發兵將及關牒提刑司
官同共督責諸州措置招捕過大小頭項賊火六十餘件
已行開具申奏朝廷訖契勘本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

虔州張嘗自到任以來夙夜究心同共恊力措置施設方畧遣兵殺獲兇賊劉宣温鐵彈羅十二劉四花魏照等賊徒及生擒賊首劉宣劉洪并招安到久不敗獲賊首周十隆謝小鬼賴十九丁二十一劉動天謝先謝聰羅動天尹寶張文開方叔公等頭項人數不少目即本路惟吉袁州抵接湖南界及虔州僻遠去處尚有些小敗殘徒黨已遣兵前去招捕外今來盜賊委是衰息所有逐官備見宣力委有功效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乞施行脩城官吏奏狀

會勘先奉聖旨指揮令逐路帥司督責所屬州軍專委官

或差官行點檢城壁若城大難以因舊修築仰隨宜[illegible]
安省便臣尋奏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金人
殘破之後不曾修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並無樓櫓器具
兼城北一帶皆無居民盡是荒閑田土地步闊遠又城外
積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緩急難以防守恭依前項
聖旨指揮相度到合行裁減自洪喬門至崇和門取直修
築新城開撅壕塹卻將舊城裁減充防捍江水堤岸臣一
面於那本司錢物計置木植塼灰等物料於諸州刷壯城
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廂軍并於洪州管下縣分應
干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税錢量差夫力各自支

所口食粮米相兼工役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後續准朝廷支降空名承信告一十道助教勑二十二道應副變轉支用自紹興七年正月初五日起工創新截築城身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基根闊二丈五尺面收闊一丈八尺并護險墻女頭通高二丈二尺表裏並用塼裹砌及墁砌城面砲臺墁道裏城亦係用磚裹砌計用過新塼一百餘萬口並係置窰燒變并令窰户斷撲供應及於城外開掘週迴壕河計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面闊六丈深一丈六尺并造劉馬面敵樓大小共一百座計六百六十餘間次計備城上要用防城器具甓籬牌狗脚木砲座擂木等備盡

諸城門樓一十一座甕城兩所釣橋肆座防城器具庫壘
兩處計四十間並皆齊備據都壕寨官申十一月十五日
修城畢工已將寺觀人夫等犒設放散外其有所用錢粮
收買塼灰木植等盡係本司措置應副並無一件取於民
間所有首尾宣力官吏欲望朝廷詳酌施行謹具如後須
至奏聞者
提舉官
武功大夫特差權發遣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州駐
劄武登
左朝奉大夫通判洪州軍州事崔耀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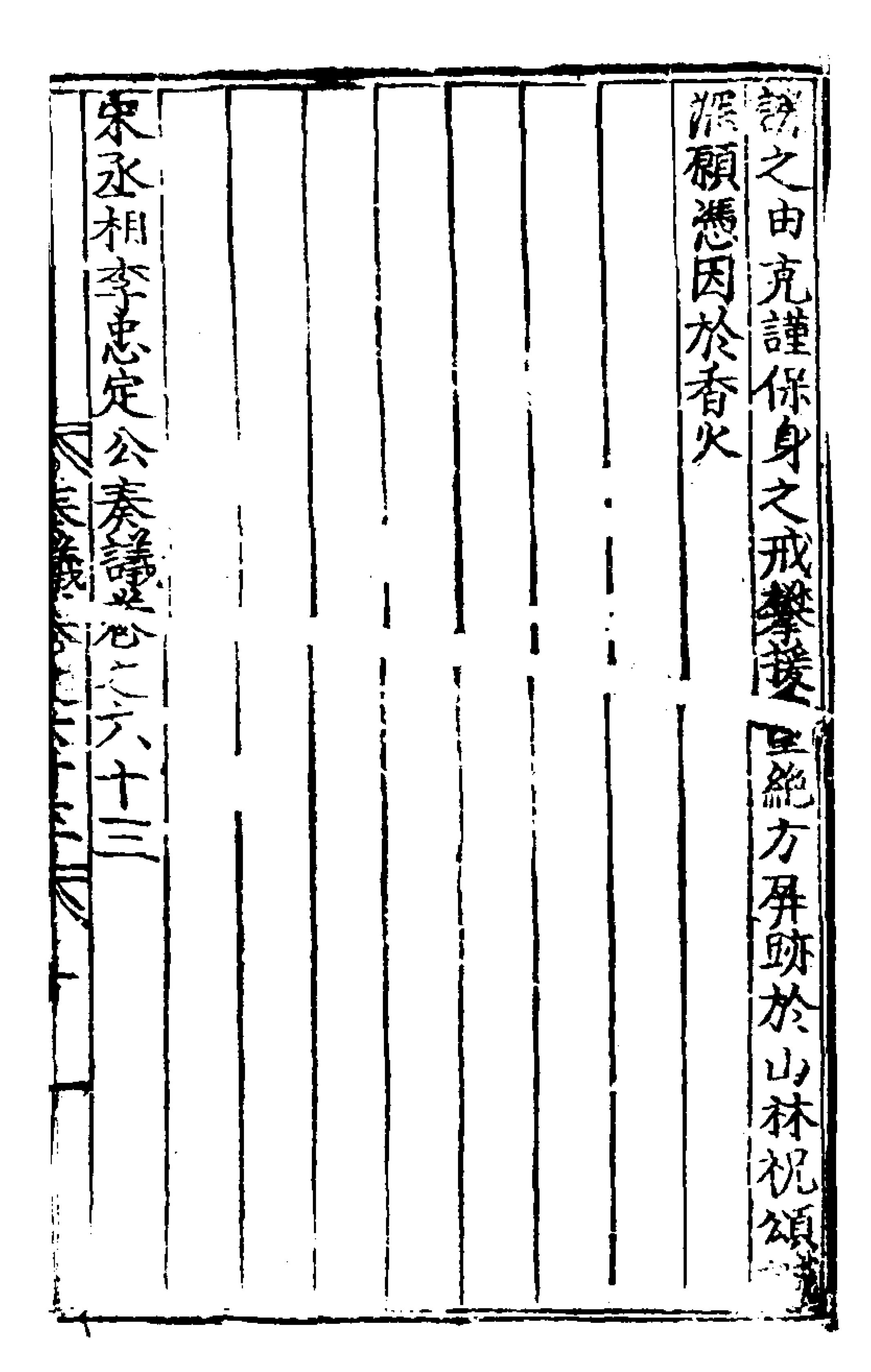
左朝奉郎權通判洪州軍州事李利用
都壕寨官武節郎杜觀
製造樓櫓防城器具及受給錢粮官
武功大夫中州防禦使前洪州兵馬都監時光祖
武功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准備將領張稷
受給磚木器具官
下班祗應蕭安　張道
部役官
從義郎白惇智
忠翊郎孫阜

成忠郎周端
保義郎蘭浩
進義校尉張福
下班祗應張琥
進武副尉郝欽
本司點檢文字
進武副尉楊安中
保義郎雷德成
主行人吏四名
張京　何林　陳光祖　湯頤

右謹件狀如前謹錄奏聞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表

臣綱言伏奉勑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分閫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曲蒙保護之恩感涕無從兢慙罔措中謝伏念臣譾薄器使素乏材能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週身防患之術囊封上達每罄愚衷函詔俯頒屢叨睿奬夫何抵忤自取悔尤積有煩言愧瀆蓋高之聽事無實狀難當溢惡之辭豈敢辨明但祈照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慈為寶體道宅心推善貸之深仁廓納汙之宏度致茲厚德施及孤蹤臣敢不省循涯



誠之由克謹保身之戒攀援
皇綍方昇跡於山林祝頌
深願憑因於香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四

論使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爲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絶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群臣推戴克受天命獲大寶臨萬邦爲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

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群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爲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不然猶有説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讎之名[illegible]

當守選練將帥以爲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帑藏爲虛不得其要約今者虜使荐至乃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宫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猾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爲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也臣聞忠信爲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爲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諏謀度詢必以周爰爲言使不忠信爲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爲者市

并驅儈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
朝廷信之此必有詐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虚詞而受
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
迎梓宮爲指而虜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爲名循名責實
已自乖矣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
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料之虜爲此名以
遣其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
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須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
陛下奉藩稱臣禀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獲
陛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illegible]之

五也此五者朝廷欲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爲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爲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渴赦該恩爲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獲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爲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

窘迫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置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爲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既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亦無可柰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

心戴宋不忘興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
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遷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
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
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
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疎布誘
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
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
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絕舳艫相啣財用
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用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
明何憚不爲而欲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

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冊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禁縮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

夫水為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寫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者必服於強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從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吳以為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吳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譬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怵惕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哉為此說者但欲求合於

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棄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詘不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荊州勢搖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返禍為福轉敗而成功曾中昭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虜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為脅制之術

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符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為吾擾方危迫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畧則無責於智者方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統緒之功唱為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群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聽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

但欲早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虜人之謀勢猶未已
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以謂遣
使議和虜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
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強之計為患甚深臣
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它還使議和不已使敵人
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
機之餘長慮却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
時之宜稟其號令之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票正朔易
服色趣朝會禮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
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

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大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爲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絕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爲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而後已

與之絕則國所以自治自強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懲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慨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發危而求安轉亡而爲存未爲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甚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虜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斥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復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虜人衝突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

見八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強虜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操江淮以為固進賢俊退佞諛修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為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為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猶不足信而況復故境歸侵疆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為未然願降臣章與群臣之有智畧者慮而圖之勿為異見之所惑勿為黠

虜之所欺勿至將來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爲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察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酈瓊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獎諭以踈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爲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貨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者

怨[illegible]謗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爲有群起而攻之伏蒙聖慈
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痾藏拙臣之爲幸
大矣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弱
羌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
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
巳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聰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同奉聖
旨差臣知潭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譾薄
賦分奇窮誤被使令荐更方面無絲髮之功以報殊遇有

丘山之咎以致煩言鬨發以來歲月未久遽蒙收拭復畀藩維自顧何人可以當此矧湖湘之重地乃東南之上流兵火之餘寇盜未靖師帥之選授受維艱如臣憂患餘生疾疢交作血氣凋落精力弗強自藏寂寞之濱尚差衰癃倘膺繁劇之寄必致顛隮伏望聖慈垂情舊物憐駑馬之已老哀惓翮之屢傷特降俞音収回成命使遂安於丘壑庶或保於桑榆仰報大恩願期他日

辭免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潭州已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續准尚書省劄子二

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又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五日奉聖旨令臣不候受告般家接人疾速前去之任仰荷聖恩不勝震懼竊念臣自朝廷多事以來每被使令不敢辭難而臣禀性迂愚動輙妄發易犯衆怒自致煩言昨者蒙恩起廢再帥江湖但知激勵以向前不虞彈射之在後皆遭白簡公肆詆誣以是爲非以無爲有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爲者猥瑣汙衊無所不至雖蒙朝廷洞照曲賜保全置而不問然道路既傳藐不駭愕臣深惟大臣之義獲謗于時但當靜嘿循省以冀朝廷之見察不敢自明孤遠寡與又無爲臣言者包羞忍耻

分老山林藏拙待盡絕意榮望豈謂天恩軫念舊物亟加甄録不終弃捐收於寂寞之濵付以兵民之重雖韓安國起徒中而為内史張敞由亡命而綰郡章校臣所蒙何足為踰然長沙乃臣舊治當時不以善去今日何可再行藉使臣頑頰無恥貪戀恩遲延見吏民何以為顏况臣齒髮浸暮衰病相仍積憂熏心精力頻耗倘不自量後當重寄必致踈虞以誤國事所繫非輕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非敢飾説託故為辭特降睿旨追綴成命許臣依舊外祠宮觀庶幾晩節不至顛隮天地父母之恩終期報稱

辭免第三奏狀

本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荊湖南路
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第深感涕臣聞人
君知人而善任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而匪解則足以稱
職各盡其道非相爲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
於罪戾閑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
每欲黽勉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疏之故無周身之術
動致煩言溷瀆宸聽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意此臣所
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爲日未久又
蒙湔洗畀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螻
蟻之跡跼蹐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

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區之進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繫於國體況臣衰病日加精力凋耗積以憂畏心氣不寧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聖慈察臣精誠非敢飾説以辭難檢會臣累奏追寢成命依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屛營之至

允詔

[illegible]綱省所奏乞檢會累奏依舊外祠事具悉朕念遠民以湖湘帥閫之重簡求宿望往鎮臨之鄉許副之[illegible]

得此而安有自來矣茲聯兆來疏至于再三是何辭之力也

宣諭卿意其後以真祠之祿從所便安抑不失朕體貌之

意可依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故茲詔

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免荊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顧夫請命方虞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霑雨露之澤荷恩

益腆撫已增慚中謝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之訓壯而

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疏素乏經世之遠猷而周慎嘗

謹律身之小節坐罹讒毀皆出怨仇馬援謗深誰與辯明

於薏實義之誓苦但期終老於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

起於閑地付以名藩而臣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直類傷弓之禽疲瘵薾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黽勉以承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於厥子惟疾痛之爲憂而天地之於群生俾飛潛之各遂力布由中之懇果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廩海邦深遠仍許便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惟己不遺簪屨之舊物每賜記憐尤矜樗櫟之散材曲加芘覆致茲孤陋亦獲保全臣敢不克戒暮途堅脩素履甘山林之寂寞一洗五十七年之非憑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歲之壽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十四終